

# 风的颜色

◎许正苾

家乡的樱花不知开了没有。

一

来昆明已有一段时间，一直想去圆通山看樱花。

上班途中，看到沿路树枝挂满了红的、粉的、白的花朵。有人说是桃花，有人说是海棠，就没有人说是樱花。周日下午，一个人的宿舍，四周的白墙泛着冷冷的白光，室内空气中升腾着蒙蒙的雾气，我想到了“监狱”，想到了“困兽”，于是有了一种想要逃离的冲动。

二

樱花开了，圆通山的樱花开了。

随着看花的人流，我踟躅前行。樱花林中，花朵堆砌成一个个花团，有的素面仰天，有的低眉垂首，有的搔首弄姿，自个儿独霸了整个春天。成群结对的游人，分群、分伙团坐在树下，或吃着零食，或在聊天，或在对着樱花发呆。精明的商人此时看到的不是樱花，而是繁花背后的商机。他们在林中搭起脚手架，游人可以站到脚手架上，和樱花近距离留影合照，感受樱花的气息，聆听樱花的呼吸。商家则收取一人15元的租金。互惠双赢，乐此不疲。

我无心拍照，独自穿行在拥挤的人流中，感到了烦躁，感到自己快要窒息。我想到穿越。想穿越到一个夕阳西下的黄昏，独享那花的动人，那花的清香，还有那孤芳自赏的寂寞。

三

一直以为圆通山上的樱花都是来自日本，看了树上挂的小木牌，才知道是云南的树种。日本樱花在路的尽头，还是一排排光秃秃的枝桠。与旁边开得稀巴烂的云南樱花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一

半是繁华的春天，人山人海；一半是萧瑟的严冬，冷冷清清。

我选择在日本樱花林里坐下。一个人的樱花林，一个人的严冬，一个人的自由自在。思绪随着不断掠过的风，旋转而升腾在林的上空。让人想起自然界生物圈的物竞天择，想到四季的更替，想到人生的轮回。开场的喜悦，落幕的寂寞，都是人生的一种体验，生命的一个过程，享受是其中最大的勇气。

在家的時候，時常在日落的黃昏，看着遠處漸漸隱去的山巒發呆，現在坐在林中，我對着家鄉的方向發呆。兒子在電話里訴說了開家長會的情況，從他的言辭里，我突然發現一直以為還是小孩的他，其實已經長大，變成一個小男人。過馬路彼此拉着的手，不再是他的手心放在我的手心，變成我受他牽制；市場買菜，不用擔心菜籃子的重力會讓自己手臂酸疼，因為稍有點重量的菜，都是他拎着；看見鄰里老人提着垃圾，他會緊趕几步幫送到垃圾桶里；偶爾生病，大院里的七八個小孩，會互相湊錢買了禮物到家里看他。在我還一直以為他是孩子的潛意識中，他其實已經長大了。成長就意味付出，哪怕一雙手變得像麥稈般粗糙，哪怕一張紅潤的臉變得蠟黃蠟黃，依然會快樂地承受，因為在付出的過程中，收获了孩子成長的幸福。

#### 四

經常聽到人們嘴里說着“海漂”、“北漂”，但很難將這些什麼漂與自己聯系在一起。沒想到人到中年的我，竟然也成了“昆漂”一族。

為人妻母的日子里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是生活唯一的旋律，单一、枯燥。总期待独自静处的日子，安放自己的灵魂。然而，长久独处才明白孤独有多么的可怕。走在陌生的城市，不想穿漂亮的衣服，穿了也无人欣赏。因为在这个城市，漂亮的衣服很多，漂亮的女人更多，没有谁会在意你。大街上，我会肆无忌惮啃包谷，嚼烧饵快，甚至为了追赶公交车疯狂地奔跑，而忘记脚下的高跟鞋，身上的职业装，以及以前非常珍视的优雅气质、风度和淑女形象。

下班的时候，我宁愿花费 40 分钟的时间慢慢走路回“蜗居”，宁愿多忍受一些车流、人流带来的灰尘、嘈杂和拥挤。害怕回到住所，面对那一屋子的空寂。

生活在此刻，变成一种简单的重复，机械的重复，病态的重复。

## 五

谈及《红楼梦》，最喜欢的是“黛玉葬花”的情节。喜欢那悲凉的音乐，飘逸的裙带，款款的步子，纤细的腰身……

一片连接一片的樱花林，花团垂枝。一阵风吹来，洒落的花瓣，像铁匠锤下四溅的火星子，地砖上、石凳上、草叶上、泥土上、眼睛里到处都是。我走得很慢，很小心，生怕会踩伤她们。

在此地，在此刻，我没有香囊，没有宝公子，没有紫鹃、雪雁，只有一个重重的心事，那就是拿一把大大的扫把，挖一个大大的土坑，葬下这一大堆花瓣，然后，吟唱着“侬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侬知是谁？天尽头，何处有香丘！”。

## 六

昆明的风，比故乡的大得多，我却偏爱它，因为它是红色的，像多年前我丢失的那条丝巾。

